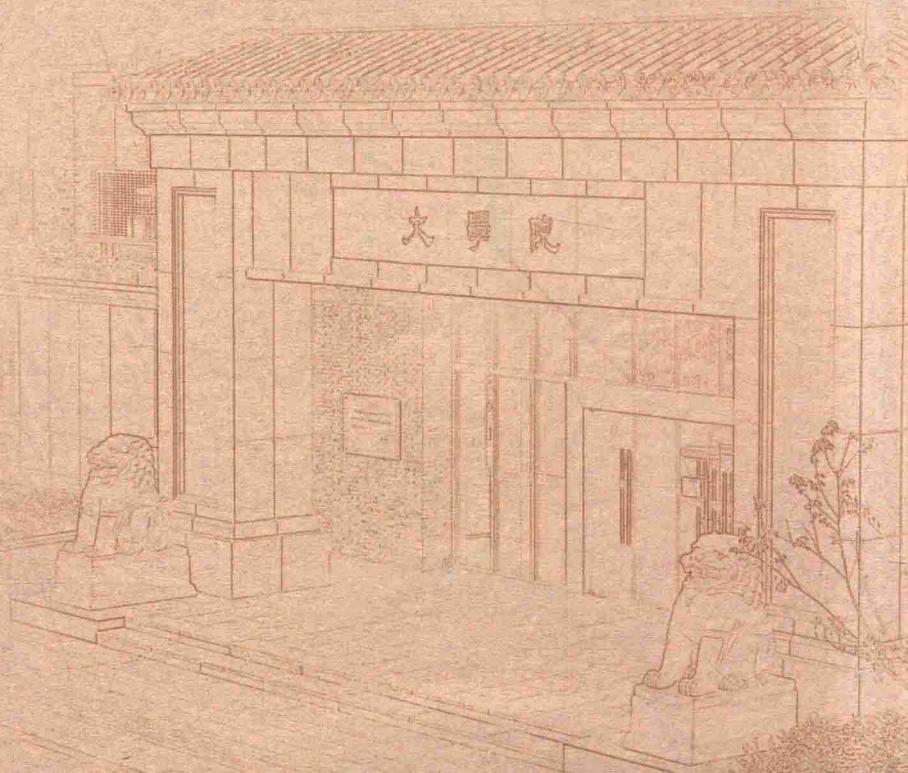


南京大学文学院 百年院庆论文选集

上 苗怀明 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南京大学文学院百年院庆纪念文丛

南京大学文学院 百年院庆论文选集

上 苗怀明 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本纪念文从由福中集团杨宗义先生赞助出版

序

◎ 莫砺锋

众所周知，语言文字是人类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也是人类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汉语汉字就是中华文化的精神血脉，是中华民族实现身份认同的文化基因。汉族本由许多不同的民族、民族融合而成，汉语在发展过程中曾对许多不同民族的语言进行同化，事实上汉语汉字一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共有、共用的交际工具。早在公元前 559 年，姜戎之子驹支就能操着纯熟的汉语与晋国正卿范宣子进行外交对话，还能当场赋《诗》明志。到了后代，出身少数民族而能运用汉字进行写作的文人学者代不乏人，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是汉代龟兹胡姓的后裔，与他齐名的元稹是鲜卑人的后裔，刘禹锡则是匈奴人的后裔，皆为显例。毫无疑义，汉语汉字就是中国语言文字的精华和代表。相传仓颉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那是先民们发明汉字时惊喜心情的生动描述。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方块汉字，是比“四大发明”更加伟大的文化创造。随着语音的不断变化，拼音文字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变得面目全非，唯独以表意为主要性质的汉字才能稳固地穿透历史，垂之永远。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汉字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要是没有汉字，神州之大，操着各种方言的人们如何进行思想交流？要是没有汉字，我们如何能了解先人们几千年以来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感？

当代人都说要继承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其实那主要是指观念文化。君君臣臣的古代制度早已过时，精美绝伦的古代器物也只有博物馆价值，唯一具有当代价值的传统文化是观念文化，它的载体就是用汉字书写的大量典籍。《尚书》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从殷商以来，用汉字书写的典籍浩如烟海，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观。“四大发明”中的两项直接与书籍有关，这是中华民族重视典籍的最好证明。观念形态的中华文化内容丰富，地负海涵，“经、史、子、集”四大类图书的惊人数量便是明证。对于现代人来说，中国文学尤其具有独特的意义。由于先民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都具有鲜明的审美观照的意味，当他们创造灿烂的中华文化时，文学始终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

分。中国文学不但以生动具象的方式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心理特征,而且广泛、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文化的其他组成部分。中国文学的审美价值和认识功能历久弥新,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容易为现代人理解、接受的文化形态,是沟通现代人与传统文化的最便捷的桥梁,也是世界上其他文化背景的人民了解中华文化的最佳窗口。

本书的作者便是一群从事中国语言文字和中国文学的研究及教学的学人。我们组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名称是“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现在改称“南京大学文学院”,但其主体构成和学术传统依然如故。在南大文学院里,汉语言文字和中国文学诸学科的同仁们所从事工作的意义已见上述。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同仁则以研究、整理古籍为主要任务,他们为中国语言文学的研究提供坚实的文献学基础。文艺学的同仁以中西文艺思想的融会贯通为研究宗旨,所弘扬的正是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文化品格。戏剧影视学虽在管理制度上被归入艺术学门类,其实从杂剧、南戏直到现代话剧,在学术传统上向来就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况且无论创作还是研究,戏剧影视学的根基都是汉字书写。有些学科似乎带有舶来品的色彩,例如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以及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内部的域外汉籍研究方向,但一来中华文化本来就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现代中国学人也不应故步自封;二来此类研究的意义之一就是借用他者的视野和眼光来审视中华文化。总之,本书的作者虽然涵盖了南大文学院的所有学科,但我们从事的工作都与中国语言文字和中国文学的研究密切相关。我们有志于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传统,我们愿意在“薪尽火传”的文化遗产中充当相继燃烧的红烛。

南京大学文学院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丰厚的学术积累,其远源可以追溯到成立于1902年三江师范学堂与成立于1888年南京汇文书院所开设的国文课程,而1914年9月由南京大学的前身之一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所设立的国文预科班和国文专修科则是我院的直接源头。斗转星移,一个世纪过去了。一百年来,像国内所有的大学以及系科一样,南大文学院始终伴随着整个国家的风雨历程,先后经历了抗战西迁、院系调整以及“文革”等曲折过程,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进入正常的发展轨道。由于我院的前身之一是民国时代中央大学的中文系,又位于民国的首都,所以我们比国内其他大学的中文系经历了更多的艰难经历。我院曾是以“学衡派”为标志的东南学术的重镇,由于

学术思想领域内激进的左翼倾向渐占上风,而东南学风则被主流意识形态打上了“保守、落后”的烙印,我们在学术思想方面的话语权日渐衰微。到了现在,在经济大潮波涛汹涌、功利思想甚嚣尘上的现实处境中,我们更被挤压到社会的边缘,被世人视为不通时务的一群落伍者。然而我们认同古人的一种生活态度:“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在追逐物质利益成为群体趋势的社会环境里,我们心如古井地坐而论道,且因研究对象具有“穷而后工”的性质而自甘清贫。在以英文写作为学术时尚的学界潮流中,我们坚持用汉字来书写自己的所感所思,即使论著无人问津也自甘寂寞。我们从未忘记自己应负的社会责任,但我们认定的使命是为传承中华文化进行沉潜深入的学理探讨,决不追求振臂一呼从者如云的社会效应。我们鼓励学生毕业后走进社会从事各种工作,但我们悉心传授的是最根本的文化精神和学术理念,而不是应付就业需要的实际操作技能。

本书是为庆祝南大文学院百年院庆而编选的,全书选载南大文学院全体教师的论文,上卷的作者是已经去世的前辈,中卷的作者是退休而尚健在的前辈,下卷的作者则是正在南大任教的同仁。百年倏忽,风雨沧桑。从本书入选的论文就可看出,南大文学院三代学人的选题眼光、学术素养和研究方法都体现出时代变化的痕迹。然而有一点是贯穿终始的,那就是“东南学术”的精神。“东南学术”具有理性、持重、稳健的学术品格,在追求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同时始终重视人文关怀,在倡导新文化的同时始终强调继承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这是南大文学院最宝贵的学术传统。朱雀桥边花开花谢,扬子江上潮起潮落,我们已在金陵古城的书斋里静坐百年,还将继续在这座“荒江老屋”中坚守寂寞。借用李清照的话说:“甘心老是乡矣!”

是为序。

2014年8月8日

目 录

文选萃精说义	李 详(001)
史学研究法·结论	姚永朴(005)
冬饮庐藏书题记	王伯沆(007)
辞赋学纲要·总论	陈去病(010)
治小学之目的与方法	顾 实(013)
旧时月色斋词谭	陈匪石(019)
词与曲之区别	吴 梅(025)
尔雅略说·论治尔雅之资粮	黄 侃(027)
读书说示中文系诸生	汪辟疆(030)
韩愈文选·绪论	李 笠(038)
南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胡小石(044)
庄子学说略	陈中凡(049)
唐宋词选识语	汪 东(055)
治国学之基本方法	王 易(060)
序跋三则	林 损(066)
苏李诗辨证	陈仲子(068)
史记集注自序	伍 倬(081)
何景明批评论述评	朱东润(082)
汉语形态问题	方光焘(088)
近代语文学史上的顾炎武	黄淬伯(096)
京派与海派	杨 晦(105)
宋金元戏剧搬演考	钱南扬(110)
中国诗歌之起源	罗根泽(119)
唐宋词简论	唐圭璋(124)

晚近词风之转变	龙榆生(130)
汉语在世界上之地位	张世禄(135)
《周易》卦爻辞的文章	王气中(142)
漫谈语法研究	吕叔湘(150)
汉初正朔考	敖士英(157)
中国戏曲所受印度文学及佛教之影响	卢 前(161)
论现代中国散文	孙席珍(169)
漫谈传统戏曲中刻画人物性格的方式	吴白匋(173)
寿县蔡器铭文与蔡楚吴史事	游 寿 徐家娉(180)
宋词中的“豪放派”与“婉约派”	吴世昌(186)
戏剧空谈	陈白尘(193)
关于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和理论	吴组缃(201)
论悲剧精神	陈瘦竹(206)
论研究中国文学者之路	李长之(211)
关于汉语史材料运用的问题	洪 诚(220)
说“兴会标举”	
——论谢灵运山水诗之二	管 雄(230)
中西文论方面几个问题的初步比较研究	张月超(238)
关于文学批评	罗 荪(248)
读诗举例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师训班上的讲话	程千帆(252)
何晏生年考辨	王仲荦(263)
中国训诂学发凡	周法高(271)
关于诗与诗朗诵	
——为南京大学中文系师生诗与散文朗诵会作	赵瑞蕻(285)
悬断与征实	蒋礼鸿(290)
《马氏文通》述评	周鍾灵(295)
略论汉族共通语的形成和发展	鲍明炜(301)
修辞学是“言语语言学”吗?	张礼训(307)
市侩主义底路线	路 翎(315)
《顺宗实录》作者考	卞孝萱(321)

屈原与庄周美学理想异同辨	郭维森(328)
关于报告文学的札记	秦德林(336)
评伯奇主编的英译本《中国文学选》	吴翠芬(347)
略论语言学上两个基本问题	
——同朱星先生商榷	施文涛(355)
理论性和应用性:理论语法与教学语法的分野	卞觉非(362)
先秦书艺略论	侯镜昶(374)
再论语言和言语的区分问题	
——评高名凯先生的言语观	黄景欣(379)
增强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感	许志英(392)
《子夜》的结构艺术	叶子铭(396)
“六书”皆“造字之本”说	吴永坤(403)

文选萃精说义

◎ 李 详

卷 首

赋甲。

善注：“赋甲者，旧题甲乙，所以纪卷先后。今卷既改，故甲乙并除。存其首题，以明旧式。”案：赋甲者，昭明原选，纪卷之次第也。本为三十卷，李善广为六十卷，则除去旧题。然犹存其旧题，以昭慎重。此为注书改革旧第之善法。后之学者，宜取则焉。

两 都 赋

班孟坚《两都赋》。

注：“自光武至和帝至大悦也”。案：孟坚《两都赋》，和帝时上。和帝十岁即位，即位四年，孟坚坐窦党死。焉有和帝大悦之事？此注不引书名，亦与善注例不符，显为后人簪入。胡氏《考异》云：“子目下，本不应有注。”是也。

两 都 赋 序

班孟坚。

注：“范曄《后汉书》：‘班固字孟坚，北地人也。’”案：固传附父彪传，彪扶风安陵人。今本范书，无“北地人也”四字，此或为别本后汉之讹。

赋者，古诗之流也。

注：“《毛诗序》：‘诗有六义焉，二曰赋。’故赋为古诗之流。诸引文证，皆举先以明后，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也。他皆类此。”案：此善注例言之一。古人注书，例皆见于注中。嘉兴钱警石先生《曝书杂记》，曾摘善注之例，然尚未备。余另具采例文为一篇附见。

虞邱寿王。

案：《汉书》作吾丘。虞、吾古通。

奏御者千有余篇。

案:《汉书·艺文志》所载,赋凡千有四篇。孟坚此志,原本《七略》,而孟坚私有所入,又有所删去者。疑刘向奏进时,不止此数。(固入扬雄八篇,则不足千篇,不得言有余。《文赋》注引桓谭《新论》:“尝欲从子云学赋,子云曰:能读千首赋则善为之。”是子云时,已见奏进之有千余篇。)

奚斯颂鲁。

注:“《韩诗·鲁颂》曰:‘新庙奕奕,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鲁公子,是诗,公子奚斯所作。’”案:《毛诗传》谓奚斯作是庙,《正义》言为主帅监蒞,与韩异义。孟坚主韩,故善引《韩诗》,不再引《毛诗》示博。

西 都 赋

有西都宾问于东都主人。

案:《后汉·固传》,章怀注:“中兴都洛阳,故以东都为主,而以西都为宾。”

众流之隈,泝涌其西。

案:《固传》无此二句,或昭明所见集本有此。后人以其无注,滋生异议,疑不然也。

横被六合。

注:“《汉书音义》:‘关西为横’。孔安国《尚书传》:‘被,及也。’”案:《今文尚书·尧典》作横,古文作光。汉人横、光互用。善引《汉书音义》,非是。

度宏规而大起。

注:“《小雅》(即《小尔雅》)曰:‘𡵚,发声。度与𡵚,古字通,度或为废。’”案:《固传》度字无注。五臣铤曰:“度,大规矩。”是五臣本作度。善本正文,度应作废。注当云:“废或为𡵚。《小雅》云:‘𡵚,发声也。’”方合。王怀祖先生说最明确,见《读书余志》。

隆上都而观万国。

案:胡氏绍瑛《笺证》引《尔雅》:“观,示也。”郝氏《义疏》云:“《考工记》:栗氏以观四国。”胡氏自引《吕览》:“此其所以观后世”。观,皆训示。

郭杜滨其足。

案:《固传》注:“滨,犹近也。”

五谷垂颖,桑麻铺棗。

案:铺棗与垂颖对文,或言义作数纷者,非。

陂池连乎蜀汉。

案:陂池,犹陂陀,谓迤邐相连。若作陂池解,则太辽远。说本《笺证》,余特申之。

条支之鸟。

案:即今西洋之鸵鸟,以其高似橐驼,故名。实即条支大爵也。

增盘崔巍。

案:《固传》作“增盘业峨”。注:“增,重也。盘,屈也。”五臣济注:“增盘,阁名。”当从传注“犹云层累而上”。若作阁名,则本段已有“不可殫论”作一结束,不应犹表此阁“唯所息宴”也。

隋侯明月,夜光在焉。

案:注辨明月、夜光为通称,此见善考据之学。李义山诗:“珠玉终相类,同名作夜光。”即本善

注。而注义山者，概不知所谓。唐人如杜陵、义山，皆熟精善注。举一于此，以示准的。

层不呈材，墙不露形。

案：木被缣锦，上衣朱紫，故不呈材露形。

天禄。

《笺证》云：“《汉书·西域传》：‘鸟枝有桃拔。’孟康曰：‘一名符拔，似鹿。一角名天禄，两角为辟邪。’”

讲论乎六艺。

注：“《周礼》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笺证》云：“本书《上林赋》‘游乎六艺之囿’。善注《鲁灵光殿赋》‘观艺于鲁’，亦云‘艺，六经也’。《公孙宏传赞》‘亦讲论六艺’，注同。下云‘稽合同异’，正指六经可证。”

内则别风之嶠峣。

注：“《三辅故事》：‘建章东有折风阁。’《广雅》曰：‘嶠峣，高也。’”六臣本无之字。《笺证》据《三辅黄图》“嶠峣，阙名”，遂以“别风嶠峣”为二阙，而疑《西京赋》“别风嶠峣”，亦为二阙。案：善彼注别风已见，而嶠峣无释，正见善本不以嶠峣为阙名也。《固传》及章怀注并同。

泰武。

《固传》作大武。大武谓大陈武事，作泰非是。

于是乘鸾舆。

《考异》云：“注引《独断》，以解乘舆，中间不得有鸾字，甚明。《东都赋》‘乘舆乃出’注：‘已见上文’，当即指此。”《考异》又举《上林赋》“于是乘舆弥命”，《甘泉赋》“于是乘舆乃登夫凤凰兮”，句例相似，孟坚之所出也。其说甚是。善例言祖述者，此类是也。

许少施巧，秦成力折。

案：许少、秦成，善注及《固传》注，并云未详。钱大昕《养新录》言：“《汉书》人表有许幼，疑即许少。”胡氏《笺证》，又举《史记·范雎传》之荆成，当秦成。皆涉附会，今所不取。

拖熊螭。

注：“《欧阳《尚书说》曰：螭，猛兽也。”案：《说文·内部》：“离，欧阳乔说，猛兽也。”段氏玉裁注谓即《汉书·儒林传》之欧阳高，傅欧阳尚书学者。乔、高古通用。此条见余《选学拾沈》。

东 都 赋

保界河山。

《笺证》云：“《后汉书》注：保，守也。谓守河山之险以为界。”王氏念孙曰：“界，读为介。保、介，皆恃也。”

握乾符，阐坤珍，披皇图，稽帝文。

案：《固传》注：“乾符坤珍，谓天地符瑞。皇图帝文，谓图纬之文。”

凭怒雷震。

注引《左传》：“震雷凭怒。”案：昭公五年《左氏传》作“震电凭怒”，孟坚改电为雷，便于声韵。注亦作雷者，传写之误。自马、扬赋出，未有不精于声韵者。其源出于三百篇，熟读古人之赋，始

知之。

正雅乐。

案：雅，当从《固传》作予。注谓依讖文，改大乐为大予。《后汉·明帝纪》：“永平三年八月，改太乐为太予乐。”注：“《尚书璇玑铃》有‘帝汉出德洽，作乐名予’，故据《璇玑铃》改之。”此赋善注引《璇玑铃》，作乐名雅，係涉正文而误。《困学纪闻》云：“五臣本改作雅。”则善注本宜作予，明矣。

填流泉而为沼。

注：“顺流泉而为沼，不更穿之也。昭明讳顺，故改为填。”案：下云“顺时节而讲武”，顺字何以不讳？此必有一本作填者，善曲为之说。与《头陀寺碑文》讳衍字不同。

雨师汎洒。

《固传》同。《考异》、袁本、茶陵本，汎作泛。案：汎，当作汎。《说文》：“汎，洒也。”各本作汎，故误作泛。

史学研究法·结论

◎ 姚永朴

大抵史之为史，不越以上七篇所陈，若夫入手，先宜知普通学。吾家惜抱先生（鼎）言初学最急莫如《史记》、两《汉书》、《三国志》，以后便当读《通鉴》，若《晋书》以下可从缓（《尺牍》）。此就尽人必致力者言之也。既知此矣，则进以专门学，即二十四史言之，精力有余者，或研究三四史，不足则一二史，其或用力于正续《通鉴》，或《九通》，或近世掌故，可任所好为之。至于读法有四：一曰点读，考《学记》云“一年视离经辨志”，郑注“离经，断句绝也”，此即点读之法所自起。盖读书第一在首尾不遗一字，昔司马温公言修《通鉴》成，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竟一纸，已欠伸思睡（胡注《通鉴》序）。此虽通病，然必引以为戒。故限日点读最佳，不宜过多，恐草率，且有进锐退速之虞，亦不宜过少，恐首尾难于贯串，惟酌其中为宜。二曰撮钞，既点读矣，复撮钞之，此韩退之所谓“提要钩元”也。且《左氏春秋传》据刘向《别录》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钞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钞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左传疏》）然则撮钞之法，亦自古而然。三曰分求，昔孔子诏小子学《诗》，自兴、观、群、怨以至多识草木鸟兽之名，即分求之法也。苏子瞻（轼）与王庠书云：“少年读书，可作数过尽之，书富如大海，百货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故愿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人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此虽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甚非速化之术。”此言尤有味。四曰参较，昔孔子论春秋之教，在于属辞比事，即参较之法也。后世如倪思《班马异同》，第用之于文辞而已，若能取古今政治法度，比而观之，论其得失，为益更大，《九通》固如此。真西山《大学衍义》采诸史，于君心蒙蔽之由，宫闱浊乱之本，权幸邪罔之情，皆逐类备录，以资启沃。近人顾宪成（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注意山川之形势，胡文忠（林翼）《读史兵略》注意征伐之机谋，亦分而列之，合而研之。曾文正（国藩）笔记于史有成败无定、越寨进攻两条，详考其事之相类者，或成或败，两两比较，更为亲切。凡此四法，倘依而为之，学成必有左右逢源之趣。大抵用功深则收名远，昔杜元凯（预）谓左氏作《春秋传》：“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饬而饬之，使自趋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也。”（《春秋左传序》）程子（颐）看史，逐行看过，不蹉一字（《上蔡语录》），又每读到一

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败,然后却看,有不合处,又更精思,其间多有幸而成不幸而败者(《近思录》引)。朱子曰:“看史亦草率不得,须当看人物是如何,治体是如何,国势是如何,皆当仔细。”(《语类》)吕伯恭(祖谦)曰:“读史先看统体,合一代纪纲、风俗、消长、治乱观之。如秦之暴虐,汉之宽大,皆其统体也。复须识一君之统体,如文帝之宽,宣帝之严之类。统体盖为大纲,如一代统体在宽,虽有一两君稍严,不害其为宽;一君统体在严,虽有一两事觉宽,不害其为严。读史自以意会之可也。至于战国三分之时,既有天下之统体,复有一国之统体,观之亦如前例。大要先识一代统体,然后就其中看一国之统体,二者常相关也。既识统体,须看机括,国之所以盛衰,事之所以成败,人之所以邪正,于几微萌芽,察其所以然,是为机括。”又曰,昔陈了翁(瓘)尝谓“《通鉴》如药山,随取随得。然虽有是药山,又须会采,若不能采,则不过博闻强记而已”。“大抵看史见治则以为治,见乱则以为乱,见一事则止知一事,何取?观史须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何处之?如此观史,于学问智识,方为有益”(《广近思录》引)。此数条皆有裨史学。昔黄鲁直(庭坚)谓读古人书,必“弃书册而游息,时书味犹在胸中,久之乃见古人用心处,如此则尽心一两书,其余如破竹数节,皆迎刃而解也”(《山谷尺牋》)。归熙甫(有光)亦谓古人所谓学问成者,止是几部要紧书读得了就是(《总评史记》)。读史者苟知此意,而依诸法默识精求之,则于所谓研究者,庶不致有名无实矣。

冬饮庐藏书题记

◎ 王伯沆

礼记说义纂订康熙刊本

按是书为泾阳杨梧著。凡二十四卷，已缺首册二卷。分节订义，简而有本，可备参阅。偶从敝簏检出，欲补成完书。盖山图书馆及友好藏弃者，询之并不知此书名，疑著者去江南稍远，故流布未广耳。观其板本，必清初所刊，存吾家敝簏中六十余年矣，略有损蠹，因念此必有先人手泽所寄，姑装成十一册，俟访求全书，以竟补完云。乙亥秋八月冬饮漫志。

孟子要略

壬子二月二十八日，湘人某君邀余小酌丰润张氏园，因观白皮松。凡三株，皆数百年物，某君指为六朝恐非。然张氏主人昔为合肥婿，绝风雅，缔造此园，虽多未合处，固能爱是松者。今为军士所踞，恐后之来者，不摧折为薪不止也。过小书室，残书积地下，尺许厚，率无善本，为叹惋至再。某君告余：主人藏善本书最富，久为人所掠去，物之聚散，信有时矣。何意数十稔之所经营，一旦不能有，至图书花木，一任伦父之狼藉，而无可如何，岂非数耶。检此书归，漫书其大概，所以志岁月云尔。清玩自记。

庄子旁注

明孙文恭应鳌庄义要删一书，世鲜传本，莫子偲跋文恭全集，亦称少时仅一见之。余从木斋家假观之。滇中初印皮纸本，绝精妙，所云要删者，盖删节朱得之义纂，又有所增补，余拟择录一二。会木斋得疾，其妾强索以去，今不知散失何处。独惜文恭是书，黔中藏书家且未有，岂当时刊成后，板遂遭毁耶？书凡十巨册，督刊者皆滇中官吏，书职名甚多，首页有官印，似为衙署所藏，约略记之如此。冬饮居士。

管子戴望手校本

戴氏此书校例，见首卷末页：“凡灼知其误，及考之宋本而不合者，证之它所征引而亦悬绝者，用○；有疑者，用△于旁以识之；衍文则用□。”云云。第十二卷末云：“此管子中第一难读之文，释其可知，缺其不可知者。”第二十四卷末云：“管子自宋时即乏善本，校读甚难，余尝集诸家之说，条分件繁，为管子校正廿四卷。世有通人，欲注仲父书者，当以余书为先路。”云云。按管子校正，刊于同治壬申，潘文勤癸酉作叙，已称子高病，盖未久即下世矣。此书为治卿太守校于吴齐门官舍，为丙寅年，则犹为壬申岁六年手迹也。往余于邵阳魏季词姑丈处，见子高所为小行楷，以篆文作今体，绝古雅。此书每日校记，亦各体俱备，虽工整不逮，犹想见挥豪自得之状，弥足珍矣。治卿太守名佐字，庐陵人，姓刘氏，卷中有称寿经堂主人者，仅一见云。丙辰十月朔，记于冬饮庐。

淮南子冬饮手校本

附录刘校茅一桂本题记一则。刘天部曰：“淮南子虽集众狐之亦以为怀，然其出语之妙，时有可与庄列并驱争先者，亦子书中一奇观也。此书极难得善本，广汉魏丛书中所刻，及花斋所刻注解，多有删节，且有误改正字为俗字者。惟此本注解独全，惜刻镂不精，多有讹字。乃取袁石公评点本，互相参校，即花斋刻本也。脱误处俱已改定，遂无一字遗缺，可称此书第一善本矣。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夏至日，南丰刘都天部记。”

闕逢困敦之岁，余寄家吴门，从友人南丰刘夔拙假得明茅一桂所刊《淮南鸿烈解》。盖其远祖天部先生都手校本，卷中有刘都之印一方，卷四末页有天部方印一，慈民先生所藏。卷首有臣庠慈民方印二，刘字圆印一，慈民收藏经籍金石书画长方印一。全书朱墨烂然，所录茅鹿门、袁石公、张宾王各家评释，皆蝇头细书，精雅绝伦。按其自记，则康熙五十三年甲午五月校毕也。先生自记有云：“淮南子刻本于高注多删节。花斋本亦然，总不及茅本注解独全。”余取庄刻校之，亦时有异同。又有称据茅本者，按之不合，因并笈于眉，以俟再考。庄校本已通行，茅本罕见，爰就庄校本用黄笔钩乙，务存茅本之旧云尔。旃蒙赤奋若正月人日，冬饮记于双修楼。

余就此本以存茅本之旧，已详岁记。又六年，复假读之。凡天部先生所校，用墨笔录之。间有数条，字迹不类，疑为慈民先生所补。惜夔拙殉，无能证之矣。余反复细阅，茅本多讹字，然亦有足正庄刻之讹者。庄据藏本，注诚完备，然亦有大段脱去茅本独存者。盖藏本所据注，似未一字增损，茅本所据注，或较藏本为尤完，惟时有节其繁复处，故致不同，合两本观之，自易瞭然矣。所可异者，庄校于明刻，亦参考茅